

风物与意

书房一片月

周华诚

怎么说呢，王祥夫先生给我画过菖蒲，写过“稻香馆”三个字，我把菖蒲挂在书房小茶室，把三个字放在餐厅，都很合适。

有一天他又说，要给我画一柄锄头，跟真实的锄头差不多大小，这样挂起来就像一柄锄头挂在墙上一样。

锄头这东西，我们老家叫作镰头，有尖嘴镰头、直镰头、大板镰头。一个认真做事的农夫，总是有许多把镰头的，就好像一个认真做事的画家，总有许多支毛笔。

我想一想就知道，一柄镰头挂在书房，我一抬头就能望见，那是一种警醒——不是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吗，今天你劳作了吗——于是这样的画作，也可谓是“当头棒喝”。

在我的老家，长辈要是用镰头棒子打晚辈，那真是一种教训。从前这样的教训是有的，很严厉，也很有效，晚辈二十多岁，犯了什么事，跪在那里一声不吭，镰头棒子噗噗两声打屁股上，他还是一声不吭。

农具上都有神明在场，用农具敲打一个人，是有一种威严的。镰头的威严，在过去漫长的乡村时光里发挥着规范人心的作用。谁家的孩子挨过镰头棒子的打，第二天全村的孩子都知道了，两股战战，好像昨夜自己屁股上也挨过了打。

有位朋友写了一本农具的书稿准备出版，让我提提建议，我却提不出什么建议，只说农具并不只是拿来怀旧的。很多农具正在从生活里消失，比如竹簪、打稻机、风车、水车，如果不是特意从乡村的角落里搜集出来，它们就会被风吹，被雨淋，被日晒，然后迅速朽坏。我们村

里的“稻作文化馆”，征集了一部分老旧的农具，向前来参观的人讲述着从前的故事。但是我总觉得，附着在这些农具身上的威严已经悄然退场。

以前关于农具的规矩很多，不能穿鞋踩上竹簪，不能无端坐在打稻机上，不能让风车空转，不能踩着水车嬉戏，孩子们看见这些农具都会生出敬畏之心，似乎爷爷的烟筒锅子一不小心就会敲到头上。现在的孩子们，若在文化馆里看见这些农具，也是嘻嘻哈哈的一眼就过去了，见了也等于没有看见，更不往心里去，因为这些物件，已跟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

不能被使用的物件，必然失去光辉。只有镰头还是光溜溜的，带着温润包浆。我有时还扛着这样的镰头去挖笋。有时又带着这样的镰头去田间挖沟。泥土翻过来，就会有螻蛄钻出来，在泥水之间四面乱窜。

螻蛄这种小昆虫，我们乡下叫作“田狗子”，炎热季节，田狗子也常常自己就飞到院子中来。农历五月底，插秧之前，要耕田炒田耙田，新鲜泥土香气郁郁，犁耙过处，泥鳅和田狗子都很多。田狗子有一双大锯子一般的前腿，看起来很威武，但似乎对人并没有什么伤害性，只是会割断庄稼的茎叶，所以应当是害虫。因为叫作狗子的关系，孩子们喜欢捉来玩。

到底是害虫还是益虫，我到现在，看法又有所改观，虫子就是虫子，从生态链的角度来说，不管害虫还是益虫，归根结底都是有益人类的吧，都是食物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现在的孩子也不知道田狗子是什么东西了。王祥夫先生有一天给我画了一幅画，上面是一把稻谷，看起来沉甸甸的，右下方是一只田狗子。祥夫先生善画虫子，他给我画的田狗子眼神烁烁，勇武极了。

我觉得这只田狗子很好，有田间夏日气息，便裱起来挂在书房。书房里有茶壶，有笔墨和电脑，也要有一柄镰头 and 一只田狗子。

月亮好的时候，月光从东山顶上照下来，照进书房，把一柄镰头照得闪闪发亮，充满威严，一只田狗子也在那月光里蠢蠢欲动。

院子里浅浅地走着，清脆地叫着，活灵活现，神气十足。听在耳里，喜在心尖，一咕噜跑到鸡窝，把温热的鸡蛋轻轻地放进蛋篓里，别提多有成就感了。

六月份，稻秧插完后，小鸡们也长大了，稻田地里虫也开始繁殖了。此时，一大早就把家里的鸡，用大筐抬到场地里，一天就让它们在稻田里撒欢、追逐、找虫吃，它们仿佛很有灵性，从不糟蹋稻秧，只顾着吃虫。六七月份的夕霞时分，天，总是出奇的好，霞光万丈。天空蓝的通透，像是映照了整个清绿的稻田。稻田里的风不大，缓缓地吹，与鸡群们捉迷藏。鸡放归与偌大的稻田后，仿佛瞬间安静了下来，没有了叽叽喳喳的叫喊与争夺，大家各自忙碌着，潜心寻找肥大的虫子吃。天色渐晚，母亲站在场地向稻田地里呼唤，像是母亲和鸡们的语言，回荡在稻田地里，鸡们像收到指令似的，飞一般地跑向场地，叽叽喳喳围着母亲撒欢，像被宠溺的孩子般。夏风微醺，清爽透彻，我和母亲抬着鸡们，走在田埂上，感受着它们一天天地沉甸。田野的一切，和我们的心里，都有着莫名的喜悦与广阔。

一开春，最忙碌的当属母鸡了，三天不下窝，一心一意地孵出自己的骨肉。小鸡破壳那天，叽叽喳喳地，泛滥着母鸡的心，咕咕咕地亲昵着。黄黄的一团，挤挤挨挨，暖到心尖，跟着母鸡的脚步，踏出一路黄色春光，明媚艳丽。

儿时的乡村，家家户户都养鸡，鸡舍搭在房檐墙脚边，用芦苇或者土砌而成，好点的有砖瓦堆砌，显得牢固。那年月，鸡蛋是一家人的荤食来源，能吃个鸡蛋那是天大的福分了。鸡蛋主要是拿去卖钱，买油盐的。能吃上鸡蛋的只有庄稼地里的劳力和坐月子的妇女，抑或是生了病的孩子。鸡蛋显得弥足珍贵。

那时，早饭后，挖一瓢粮食，鸡们围拢一团，飞速地啄食，鸡的心平气和。但也有几只捣乱的大公鸡，仰仗着自己鸡高马大，老是抢母鸡们的食，我会狠狠地呵斥那些大公鸡们。树荫下，我会等着母鸡们吃完，看着它们悠闲地逛一圈，然后回到鸡舍里下蛋。有时鸡舍窝不够了，它们也会跑去土灶屋的麦草堆坐窝下蛋，下蛋对它们来说是神圣的，闭目养神，不可侵犯。半小时后，随着一声“咯咯哒”地脆响，惊醒了整个院落。下蛋后的母鸡，在

那天的太阳不是太好，乌云遮掉了它的不少光芒。这种现象，在海边极其普遍，尤其是海南这个地方。上午和下午早些时候，我们去到了位于峨蔓镇的古盐场，又去了中和镇古儋州郡衙门旧址。再次上车的时候，天趋暮晚，在路上奔驰之间，忽然又看到无边蔚蓝与宽阔的大海。这陆地上最深不可测，也最为神秘与博大的存在，以集体的方式，接纳和激荡起诸多的江河湖海，构成了一种柔软的坚韧和辽阔的涵涌。

我不由得大叫一声：“渔舟唱晚！”斯时，昏黄暮光之中，打渔的船只纷纷归来，在近岸的海域中，千帆收拢，只只缓行，水面上的光亮呈暗黄色，一波一波，一条一条，有些弯曲，有些横直。仿佛铺满了薄而坚硬的金叶子。这太美了，简直不可言语，除了“渔舟唱晚”这个古人而今人用滥了的成语，我居然找不到任何一句更贴切的话来替代。这实在是羞耻的，汉语的优雅与美感，甚至意蕴、指向、维度等等，大抵已经被先贤们开发完了，今人之白话表达和形容，其实是很虚弱、臃肿、庞杂且无趣的。

但如果要我用诗歌来呈现这一情境，我会说：“落日于海面铺设人间幻象/打捞者身披宿命，佝偻着他们的良知和精神/而水面上的金叶子，它们短暂的存在/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偶尔路过的人，只能算是一个类似闪电的安慰。”尽管我自己觉得这些句子还不错，可一旦和“渔舟唱晚”放在一起，立马就显得苍白和没意思了。此前在五彩湾，我看到的是，昏暗的天空下，一只渔船在近海游弋，两个男人在船上捕捞的身影，线条感很强，也像是一首诗。我用手机拍了好多张照片，但每一次都不理想。只是觉得，这样的劳作情景，是人类生存中最美的画面，自然、纯粹，没有任何刻意的“导演”和装饰。

在五彩湾海滩，还有一尊类似大鹏展翅和张帆远航的火山堆遗留，这显然是风和海水的杰作，尤其是无所不能的海水，它们无数次的、往复式的冲刷，其实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艺术雕刻。从这边看，似乎逼真的“大鹏展翅”，从另一边看，则像极了“一帆风顺”。当然，这种命名肯定包含了人的普遍的俗世希愿。

渴望现实的成功与俗世的富贵荣华，无可厚非，也是每个人人生的应有之意，我觉得这并不算急功近利，也不能说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切实际”。毕竟，人是社会的，也是群体的，怀有希望与梦想，只要正当，无害于他者，就是美好的。

再去龙门激浪处，情境大致雷同，大海边上，诸多的打捞者，但显得嘈杂

岁月山河

儋州的海边

杨献平

无序。“龙门激浪”，其实是大海无数次涨潮退潮之间，将岸边的一处火山石砸穿了一个大洞，人们便联想起“鱼跃龙门”的吉祥寓意。站在风声如雷的“龙门”之间，有些冷，脚下和海边都是嶙峋的火山石，有些巨大，有些很小。可都是面目狰狞，参差不平，人踩上去，大都会站不稳，甚至会滑跌。

可“鱼跃龙门”的寓意何其诱人？无论是五彩湾的“大鹏展翅”“一帆风顺”，还是“龙门激浪”，从这些“名胜”的名字当中，使我再一次意识到，尽管长期孤悬海外，但在文化精神上，海南始终是和中原一脉相承的。由因此我也觉得，中国的先贤实在了不起，在先秦甚至上古时期，他们就对地球，尤其是东方大地有了深刻而清晰的认知和判断，并一并将之囊括，进而命名。如《山海经·海内南经》中的“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胸国皆在郁水南。”《汉书·地理志》中也说：“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据说，首度开辟海南岛的，是西汉汉武帝时期的伏波将军路博德。现在的儋州及海南各地村镇，坐落着不少伏波庙。

这当然是一些闲话，但也可以相互印证。在儋州的海边，海腥味在风中飘荡。空气有些黏稠。路过的街道上充盈着浓烈的海鲜味道，各种生物，据说还有很好吃的泥虫和沙虫。靠海似乎只能吃海。我从儋州作家李焕才口中得知，海鲜是不能当主食吃的，因此，稻米和面粉在过去的海南也是珍贵之物。这一点，完全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总是以为，海边的人，只要吃海鲜就可以了，蔬菜和面食、稻米等等，都是可有可无的“副食品”。现在看来，谷物对于人类的影响程度，远比我想象的要深广得多。我还记得，在峨蔓镇的古盐场，我蓦然感觉到，地球上每一处地域的形成，都肯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完整系统。

儋州位于海南的西北部，北临北部湾，在海南，它可能称得上“内陆”，也多产稻米等谷物，也是文化重镇，尤其是

苏东坡在此三年的文化启蒙，使得儋州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先驱和开荒者的意味。而先前所说的古盐场，也在海边，面积还很大。可以想见，在相对比较落后的历史时期，儋州的海盐是完全可以供应整个海南岛全境的，甚至可以远销内外。我记得，站在已有千余年历史的古盐场之上，远眺的大海蔚蓝空阔，无边无际，看似安静的海面波澜不惊，感觉就像是一大片绿绿的大草原。

我蓦然觉得，陆地之农耕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断向内缩”，“吾一日三省吾身”是儒家的自我修为与自检，同时也是一种看起来不怎么明显的，疆域和思想意识上的“守势”和“内敛”方式。而海洋文明则充满了冒险精神与探索的意志，且有着扩张的意味。

薄暮之中，到正在开发和建设中的海花岛，天已经黑尽了。诸多的灯火在水中制造出一个如梦似幻的虚幻世界，崭新的高楼高耸于空中的影子，有些孤单的新鲜感。我在还没有投入使用的建筑群中走了一圈，亭台走廊之下，大水横陈，纹丝不动。至夜，坐下来吃海鲜，我却不能下嘴，一则自身的尿酸高，二则对海鲜完全没有感觉。这是内陆，尤其是北方人的缺点，我们的口味当中，多的是面食、蔬菜和牛羊猪肉，最多再加鸡鸭鱼，对于海洋以内的诸多生物的肉身，天然性地没有特别的感觉，也不愿意吃。

从海边回来，躺在儋州市区的房间内，口鼻甚至身体上，依旧充斥着浓郁的海鲜味道。想起在海边的一天，只觉得滋味复杂，其中有新鲜的部分，如今天的儋州海边的捕捞生活，特别是渔民作业的情景，确实如诗如画，尽管我也知道，在很多时候，渔民出海风险极大，还莫测深浅，千变万化的大海中讨生活，并不真的像“渔舟唱晚”那般的诗意与美好，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家庭，失去一个人，那种痛苦和艰难可想而知。

对于这些，我能够想到，也可以体会。因为，人类在大多数时候的生存境况和遭际是相通的，情感与面对的现实也有着极大的类似性。可是，仅仅在海边几天，我所能深入和体验到的，只是一些风景名胜，以及先贤古迹。在儋州的海边，我看到和体验到的却都是平和的、美的、新鲜的。自然的美永远都在，只有人，不断地变换，一代代地，尽管很多地方雷同至极，但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却总是在更迭。相对于海边，在儋州市区，我总是很恍惚，只觉得，这岛中之地，与中国南方乃至北方的一些城市乡镇，大体上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也说明，对于人类来说，无论何时何地，其实都是一衣带水，同气连枝，相互和谐与命运与共的。



《山深水激港》（国画）

张维勤作

文艺随笔

浊酒清茶

刘福田

有人说，咏唐诗如饮酒，读宋词如品茶。细一番思量，颇有道理。

在唐诗宋词中，“浊酒清茶”的描述很多，中国的茶文化与佛、儒、道糅合一体，可以说是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葩。唐宋时期，浊酒清茶是最为兴盛的文化。我们熟知的苏东坡、黄庭坚、李清照最为知名。

东坡诗云：“从来佳茗似佳人”。看来，他不仅是个“吃货”，也是浊酒清茶的“瘾君子”。除了“把酒问青天”外，他早也要喝茶，晚也要喝茶。他眼中的茶，就像出水芙蓉般的美人，周围环绕片片白云，缥缈起舞；东坡先生品茗，如此赏美女，啜一口清茶，口吐芬芳。多么细腻的描写，多么执着的深情。

黄庭坚对浊酒清茶也是情有独钟。他在诗中表达对酒的喜爱：“异时路门闻白首，巾冠敝斜更索酒。”在《品令·茶词》写道：“味浓香永。醉乡路，成

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我的理解是：茶味味道香浓隽永，令人陶醉，渐入佳境。就像是在灯光下见到从万里之外归来的人。实在说不出这种茶的好处，只能心面自己享受了。

李清照对浊酒清茶更是有着清绝的感悟，她除了“沉醉不知归路”，竟然

还把茶和梦连在了一起，饮茶如梦里。她的《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看看这古典的美女，春季，她独守空房，身着长裙，从清晨到黄昏，从庭院到屋里，端着一碗清茶，独自幽思坐一天，多么的小资。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诗词，总是浸沁着浊酒清茶。一壶浊酒里、一杯清茶中，如此多的诗情画意，因为那诗词与内心的情感形成了对流，在悠悠漫卷的中国文化中继续，越聚越多。

领悟诗词里的浊酒清茶，那是让人敬佩的优雅，思想里兀自绚烂地绽放，不去羡慕世俗喧嚣的繁华。因为有了浊酒清茶，诗词生了脚，依靠沁沁内心的芳香，自由走动，把诗词的大美传遍了天涯。

诗路花语

琼南纪游组诗

周济夫

五指山牙胡梯田

千旋百折隐深山，梯级层层接远天。
秋稻已收秧未插，潺湲渠水酿春烟。

太平山瀑布忆上世纪旧游

瀑流向暮倍喧轰，树色依然碧四围。
唯是山行人已换，故交追念怅余晖。

宿南圣河畔水云居用斗全韵

山庄凉榭俯晴波，地小楼台未肯阿。
今日黎家繁胜事，夜深婚礼乐声多。

宿乐东县城留赠黎光农场

远山绵亘护安宁，一水穿城爽气生。
更喜果香延百里，垦庄绕郭展行程。

乐东至九所道上多芒果园

浅紫齐开冬日花，连云接陌到天涯。
车驰绿海如酩酊，果熟星垂一梦遐。

满江红·鹿回头

陈志勇

海色连天，骇涛涌、浪翻银雪。
惊回头、凝眸执手，览千秋月。
德裕登高悲帝弃，黄婆织锦忧民切。
几多梦、崖那少年狂，钟灵杰。
天涯路，龙腾越。还归雁、萦庭阙。
霓光满竿楼，夜闻歌悦。山绿沙霜人自醉，
椰柔波碧舟飞击。再回头、遥望远征帆，
春风拂。

十二月以及年底

徐永清

撕下十二月的日历

我像一个老农
坐在爬满枯草的田埂上
然后听着渠道里汨汨流动的细水
时间在说话
而我在时间面前甘于沉默
以什么方式告别旧年然后迎接新年
把行囊打开

取出来时的不安
然后装进更多的祝福
列车呼啸而过
我习惯擦肩而过
我也愿意长途跋涉
只要下一站
还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为我守候
没有树叶的树枝是十二月里的思想者
有孩子贴着窗玻璃
看屋后那条弯曲的小路

菊花开

方华

到我了。
多么宽大高远的舞台，所有的色彩，请退居幕后。
朔风为我拉开帷幕，落叶翩翩伴舞。

音乐响起。
雁鸣袅绕，鹤哨悠扬。
无需蜂蝶的赞美，只要一群麻雀的欢快
芳香的歌喉沉寂太久，今天只为孤独的人和低处的生活，高歌。

一个不喜欢冷场的人，要在情节的跌宕处，营造花团锦簇的氛围。
倾尽才华的绽放，只为把季节冷清的表演，引向高潮。

